

在法國學法語

小雪



學法語，請先感受一下：七十八，法語讀出來的是六十加十加八；九十七，法語讀出來的是四個二十加十加七。我只能說，是的，法國人的數學很好。

來到法國，我從零基礎開始學習法語。因為有第二外語英語作基礎，再加上據說用第二語言學一門新的外語比用母語學外語更加容易，我便信心滿滿地開始了。

法語「看」起來並不難。因為法語單詞和英語單詞相似的相當多，背幾周單詞，一篇日常法語短文讀下來，連蒙帶猜七七八八都能看懂個大概。我正沾沾自喜地覺得可以看懂火車站的各種廣告標識，廣播裏傳來一個火車變更的通知，法語說出來的時間和數字讓我完全反應不過來。我這才深深的覺得寫出來的法語和聽到的法語，完全是兩種語言！

法國人語速是相當快的，而且他們為了聽起來好聽，兩個單詞之間能連讀的時候是一定會連讀的，於是前一個單詞的輔音結尾和後一個單詞的原音開頭便連起來了。對於初學法語的我來說，覺得要能完全聽懂法語，有一種遙遙無期的感覺。

再說「說」。從完全不能開口說，到慢慢開始逐字逐詞地說，到可以

完整的說句子，我起碼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有一次打車回家，我告訴司機我家的路名，說了四五遍他都聽不懂，我用手機拼寫出來給他看，他便恍然大悟，嘴裏說了一遍我家路名。我很鬱悶，明明他說的和我說的不一模一樣的麼？為什麼我說出來他就聽不懂？

可能受英語發音的影響，法語發音對我來說特別的困難。除了法語裏那幾個英語漢語都沒有的陌生音節，我還感覺法語和英語的發音從源頭上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從發音的準備動作到結束動作，似乎都是天壤之別。我彷彿也明白了法國人說英語口音相當重的原因。

於是我報了一個法語學習班，增加聽說訓練。

和我一起學法語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日本人、美國人、委內瑞拉人、波蘭人、埃及人、柬埔寨人、西班牙人……這可比當年在英國學英語的時候班上清一色的亞洲面孔有意思多了。正因為這樣，我們課堂上說出來的法語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口音，很是有趣。而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下面學生說出來的法語，我們學生互相都能聽得懂，唯一聽不懂的，竟然是我們的法語老師！

成年人學語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卻彷彿是一次冒險，充滿了困難，刺激，和快樂。

老同學微信群聊

嚴方正



近日，有了個新的興奮點，就是參加大學老同學的微信群聊。

一九六二年，我們一起考入北京一所成立不久的大學，我們是第三屆新生。那一屆我們系只招一個班，三十個學生，來自十四個省市，其中四個女生。

過了半個世紀，老同學再相遇，有說不完的話。當年優乎乎，因不明就裏說不出的話，還有心裏雖然明白，卻不敢說的話，今日都可以一吐為快。

三十個人中，有五個永遠離開了。最先走的，是屬朝鮮族的韓同學，一個帥小伙。他因小恙，住進校醫院，和一位護士妹妹擦

出火花。火花不能燃成大火，韓同學耿耿於懷。暑假，在從老家返校途中，他在天津下車，決意把那個火花浸入海河以作徹底了斷。輔導員向我們通報了情況，說：「在《少年維特的煩惱》裏夾着幾根女人的頭髮，這是什麼情調？」她叮囑我們要自覺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

過了許多年，我才明白，失戀後的抑鬱多麼厲害。

一九六八年，畢業分配，由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主持。全校那一屆八九百同學全部去基層和邊疆。我們班頗幸運，有兩個去上海的名額。如此稀缺的資源，足可以用今天去哈佛留學的機會來比擬。分配前有個群眾評議的過場，大夥兒不約而同地認為，

兩位有些困難的女同學去上海為好，而其他三人則自覺地走向前途茫然的窮鄉僻壤。今天回過頭看，成就那一幕的，絕非什麼關係，而是無價的真情。要知道，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你爭我奪或落井下石，司空見慣。

海聊中，我以老扁自居，這本是上學時同學給我取的綽號。一次，一位老同學喚我做阿扁。隔了幾天，他發現不妥，出來道歉，責備自己犯了「方向性錯誤」。這當然是笑話。

鄭板橋說什麼「難得糊塗」，我以為人生恰最易糊塗：年輕時，因激情而糊塗；年老了，因衰退而糊塗。糊糊塗塗過一生，豈不快哉？

南宋飾物工藝卓著

小可



參觀廣東省陽江市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看到於南宋初期在陽江南海海域沉沒於海底的木質古船「南海一號」，眾多的出水文物中，金光閃閃的金耳環、鑲金龍紋環、金箔，還有精緻的青白瓷印盒，令作為婦女的小可愛慕不已。

宋代耳環，製作精美。南宋臨安婦女很愛美，頭飾不能沒有，「金銀珠翠插滿頭」，戴金戒指也很普遍，耳環更是每個婦女必備。貴族婦女爭妍鬥麗，滿身珠光寶氣，不在話下。宋代耳環花樣有「仿生式」，宋人稱作「像生」，即模仿真物，造得小巧玲瓏。受近代影響，宋朝金耳環流行新月型。遠代時人們愛打馬球，球杖的前端較寬，呈月牙狀。宋代耳環上面不乏竹節紋，也有「一把蓮」圖案。「一把蓮」，是用兩片金片作為材料，造成一枝半開的蓮花、一根蓮蓬、一塊蓮葉，以花形托底，整個結紮起來，成為一把。「一把蓮」的紋飾，北宋時被廣泛採用於建築上，例如作為墓葬石刻的建築紋樣，隨後瓷器、金耳環製作也逐漸引用過來作為圖案。遠宋時人們嗜愛蓮花，是受了佛教的影響。蓮花出於污泥而不染，香遠益清，品格高尚。佛經中云：人間蓮花數十瓣，天上蓮花數百瓣，淨土蓮花上千瓣。蓮花寓意無煩惱乃至於清淨，為此很受人們愛戴。

兩宋的仿生式耳環，蜂蝶花瓜果式樣，用之不竭。甜瓜，綿綿延續的小瓜，有子孫昌盛之兆；石榴，也有百子之祥；茄子，原產於朝鮮歷史上的國家之一新羅國，宋代時已遍種於中國蔬圃中。

從「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的金器有六

十多件，均由純金打造，由於保存在盒子內，船雖沉沒於海面以下二十四米達八百多年之久，但基本沒受到什麼破壞。

鑲金龍紋環，也顯示富貴氣息。古代漢族傳說中，「虬」屬小龍，作盤曲狀，是瑞獸。金龍紋環，金色的龍龍頭，龍眼、龍鬚一對，兩邊龍頭的對接處留有空隙，龍身由三條陰刻線分作五段，五段之間又有平行線連接，平行線兩側為山形和水形紋飾，圓環截面有圓柱形凸出物，龍身上有珍珠地紋。這麼一個小小的飾物，竟然可以如此精雕細琢，其時相關藝術之高超可見一斑。

鑲金，即近代稱的「火鍍金」，把金熔於水銀裏，形成金泥，塗在銅或銀器表面，加溫，蒸發水銀，使金附於器表面。據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南宋每一件金銀飾物，製作工藝都很繁雜，有的工藝甚至已經失傳。

金箔，南宋時期是有價貨幣。金箔又稱金葉子，整塊金箔片對折，疊成長方形，金箔正中上面寫有：「鐵線巷」、「陳二郎」、「韓四郎」、「十分金」，前三者是金鋪舖或金銀匠名，「鐵線巷」、「陳二郎」製造的一兩金葉子，用純金箔製成，薄如紙。比較典型的一個品種的金箔，是折成十頁，長九十五至一百毫米，寬三十九至四十毫米，重量在三十五至四十克之間，成色為百分之九十七點〇一八。金葉子銘文中的「十分金」字樣，是十足金之意，說明其時人們對黃金成色的要求已很高。金箔的四角靠邊的位置印上的「壩頭裏角」四個字，是南宋京城臨安的街名，位於今杭州羊壩頭附近。

古人崇尚玉器，生活上使用的瓷器也追求有玉器的質感，由是青白瓷順應而生。「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的德化密青白瓷



▲鑲金龍紋環，精雕細琢

作者供圖

中的一款印盒就是個典型。德化的「高嶺土」，潔白細膩。「高嶺土」一詞源自江西景德鎮高嶺村出產的一種白色黏土，用這種黏土製瓷，透光度特別好，在陽光底下照得見指影，瓷器釉色純淨無瑕，色質如玉。北宋時期的德化密場，大量生產各式青白瓷生活器具，胎質薄細，釉色滋潤，白裏透青，清明可人。宋元時代，泉州港口異常繁忙，連帶德化密場也旺盛起來，在泉州停泊船隻之多，其時就有「大舶百艘，小船不可勝數」的形容，印度、阿拉伯等地蕃客往來不絕。

福建德化密瓷器，不僅限於「南海一號」出水，在其他被發現的如「哈徹」沉船、「泰興號」沉船的出水文物中，德化密青陶瓷器都佔上一定的高比例，碗、盤、碟、盒、壺、盞，各式俱備，反映了當時貿易的興旺發達，也展示了德化密這個千年古瓷都的輝煌景致。

「南海一號」沉船的出水文物反映了南宋時期經海上絲綢貿易的繁華情況，看罷文物，大有得見尊顏，拜識尊顏之嘆。



▲色質如玉的德化密青白瓷印盒

作者供圖

明神宗朱翊鈞也深陷「烏香」（即罌粟）之害，《明神宗實錄》說他頗自稱「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這正是長期吸毒之禍，使其上台四十八年竟有三十年不視朝政。一九五八年發掘定陵時，專家從朱翊鈞頭蓋骨檢出鴉片殘留成分。

明代作家謝肇淛直指鴉片「有大毒」、「往住吞之即斃」。吸毒無異於自殺，禍國殃民，後患無窮，從來為人所不齒。當年林則徐全力禁煙道：「鴉片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鴉片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可謂言之鑿鑿、發聾振聵。

可悲的是，一百多年過去，毒患在中國竟「溝壑依舊」！「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公誓言仍響在耳畔，奉勸人們千萬珍惜羽毛，切莫自食苦果；製毒販毒者更應受到法律嚴懲。

孫悟空從何而來？

顧農



中國最有名的猴子是孫悟空，這隻出自小說《西遊記》中的神猴

，豈但在中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乃是地球人，大概都知道的。那麼，孫悟空這個形象是《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此事尚有爭議）的全新創造，還是有什麼來歷的呢？

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定論。在小說《西遊記》以前的戲劇、小說裏也曾有過一隻神通廣大的猴子。

魯迅根據《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所收吳昌齡《西遊記》雜劇《定心》一折中「是驢山老母親兄弟，無支祁是他姊妹」，以及《女國》一折中「似摩騰伽把阿難攝在瑤山上，若鬼子母將來囹圄定在靈山上，巫枝祇把張僧拿定在龜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真僧，如今佳人個個要尋和尚」等等唱詞，指出孫行者當與唐傳奇中的無支祁有關。

魯迅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致胡適的信中寫道：再《西遊》中兩提「無支祁」（一作「巫枝祇」），蓋元時盛行此故事，作《西遊》者或亦受此影響。其根本見《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李湯》條。

「無支祁」（一作「巫枝祇」）乃是淮渦水神，唐人李公佐在《古岳瀆經》（即《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所引《李湯》條）中描寫其外貌是：「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鬃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大禹治水時因他興風作浪，派庚辰將他制服，鎖於淮陰龜山之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唐之傳奇文（下）》裏介紹這篇小說，又提到「宋朱熹（《楚辭辨正》中）嘗斥僧伽降伏無支祁事為假說，羅泌（《路史》）有《無支祁辨》，元吳昌齡《西遊記》雜劇中有「無支祁是他姊妹」語，明宋濂亦隱括其事為文，知宋元以來，此傳說流傳不絕，且廣被民間，致勞學者彈糾，而實則僅出於李公佐假設之作而已。惟後來漸誤為僧伽或泗州大聖，明吳承恩演《西遊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於孫悟空，於是禹伏無支祁故事遂以堙沒也。」

這就是說，魯迅認為孫悟空這個形象同唐宋以來所傳禹庚辰制服無支祁的神話傳說有關。

稍後胡適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魯迅的這一觀點，說「猴行者的故事確曾從無支祁的神話裏得知一點暗示，也未可知」；但他更為強調的是孫悟空形象受印度故事影響，他寫道：「我總是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因為《太平廣記》和《太平寰宇記》都根據《古岳瀆經》，而《古岳瀆經》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書，宋元的僧伽神話，更不消說了。因此，我依著鋼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裏尋

得一個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齊天大聖的背景了。」

胡適在《西遊記考證》中詳述古老的《拉麻傳》以及十世紀、十一世紀之間的《哈奴曼傳奇》中所敘哈奴曼的神通，處處拿來與孫悟空作比較，最後下結論道：「中國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胡適這一假設，給予後來研究《西遊記》的人以及比較文學工作者以相當大的啓發。

所謂《拉麻傳》，就是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古時代譯出的佛經中提到過此書，但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出版了季羨林的中譯七卷本。

魯迅不大贊成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這一假設，但也沒有徹底否定。一九二四年魯迅在西安講學時，明確地提到：「我以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正類無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適之先生則以為是由印度傳來的；俄國人鋼和泰教授也曾說印度有這樣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一，作《西遊記》的人，並未看過佛經；二，中國所譯的印度經論中，並沒有和這相類的話；三，作者——吳承恩——熟於唐人小說，《西遊記》中受唐人小說的影響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還以為孫悟空是襲取無支祁的。但胡適之先生彷彿並以李公佐就受了印度傳說的影響，這是我現在還不能說然否的話。」（《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三講《唐之傳奇文》）。

對胡適的意見魯迅以存疑了之，態度非常之謹慎。

《羅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是風神和母猴之子。此猴神通廣大，為協助印度阿逾陀國的羅摩王子營救他那被魔王羅婆那劫持到楞伽島（今斯里蘭卡）去的妻子悉達公主，哈奴曼飛越海峽，又變作一隻狸貓，潛入魔王羅婆那的後宮，找到被軟禁的悉達，接上了頭。他大鬧一場，火燒楞伽城；逃離當地之後他加入羅摩率領的大軍渡海征服楞伽，誅殺魔王，救出悉達。哈奴曼的種種神通與孫悟空大同小異，而資格卻要老得多。

中國宋元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有一個神通廣大的猴行者，很有可能受哈奴曼的影響，然後又轉化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這裏的麻煩在於《羅摩衍那》雖然問世甚早（約在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二世紀），但一向沒有中譯本，所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作者、雜劇《西遊記》的作者和吳承恩是否了解哈奴曼，均在不可知之數；但我們又不能排除他們通過一些間接的管道知道這位印度神猴之大概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也許只宜籠統地說，印度史詩中的神猴哈奴曼和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無支祁都是孫悟空的前身。文化上混血雜交的優勢，使得這位後起之秀本事非常之大，他的顏值又很高，所以極得人心。

古代的毒患

愛玲



今時今日，毒品貽害社會各個層面，而毒品之害原來可追溯到兩千年前。

最初毒品以「不老藥」之名問世的。魏晉時期的嵇康、阮籍等嗜好的寒食散（五石散）即是一種迷惑人心的慢性毒品。唐代名醫孫思邈曾說「遇此方，即須焚之，勿久留也」。最早流行的大宗毒品則是罌粟——亦即鴉片。古籍中「底也伽」、「合甫融」就是罌粟衍生物。罌粟花絢麗華美，卻是絕對的魔鬼毒蛇。

唐高宗李治便是「底也伽」的受害者。《舊唐書·拂林傳》說「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彼時罌粟是從拂菻國——即古羅馬

「進口」。李治原是有作為的君王，因體質先天不足，以為鴉片有抗病功效，他就吸上舶來的「底也伽」，誰知從此成癮，成為受鴉片毒害的第一個皇帝。

在宋代，御醫將罌粟米和穀研成末，加蜂蜜製成藥丸治療痢疾和痔瘡特效藥，於是罌粟流行開來。蘇東坡《歸宜與留題竹西寺》詩中云「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粟粟湯」，鴛粟湯即罌粟湯。

到明代毒品已經氾濫，明人徐伯齡在《蟬精雋》之《合甫融》一章稱：「海外諸國並西域，產有一藥，名『合甫融』，中國又名鴉片。」隨之以鴉片為原料的「一粒金丹」、「鴉片散」、「大金丹」等藥丸大行其道。當時鴉片屬「奢侈品」，權貴、名流、富商才消費得起。